

Duke 實習心得報告

成大醫學系 陳嘉芳

Plastic surgery

Plastic surgery 是我最想要走的科別之一，能到像 duke 這麼著名的 center 實習 plastic surgery，就像夢想成真了一樣，超級期待！在 plastic surgery 的這一個月裡，從進刀房大大小小事，到刀房外的團隊合作與交流，duke plastic surgery 幫我上了非常紮實的一課，腦袋裡外科的迴路，就是被重新整理了一般。

在進入外科實習之前，很多熱心的學長姐提醒我要有心理準備，因為超長時間的工作，再加上外科極快的步調，不管是心靈或者是體力的負荷，都是未經外科訓練的人難以想像的。感謝這些學長姐的提點，所以我早早體悟沒有吃飯、休息和準時下班這些事情，想像自己要像一塊海綿一樣，毫無保留的去接受、吸收外科的一切。

在 plastic surgery 的日子，幾乎曬不到陽光，每天就著滿天的星光出門，五點半開始一天的 ward run。查房之前，要先訪視自己的病人，還要檢查換藥包，它是一個大旅行袋，每天早上最菜鳥的醫學生(就是我!)要負責要背著它去查房，也要負責補貨。Ward run 的時候，我會把這些事情都先處理妥當，然後等其他人到齊(遲到是非常嚴重的事!)，令人讚賞的是：即使病人很多，分布很廣，大家又趕著上刀，但我們還是會把包紮的紗布都打開來，每一個傷口仔細確認沒有問題(即使是縫合好的乾淨傷口，也會用大棉棒滾過一圈，確認有沒有 discharge)，當然後續的重新包紮，就會交給醫學生和 PA 了，所以我的早晨就在“包紮傷口→趕到下一間病房和大家會合→包紮傷口”的循環中度過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習慣，因為整外最重要的就是傷口處理，所以藉由這個過程，可以建立關於“傷口處理和評估、預期傷口多久會癒合以及如何衛教”這些基本能力。

再來就是整日的上刀行程，CR 前一天會把刀表寄給整個 team，而醫學生可以選擇有興趣的刀來學習；在 plastic surgery 學習的那一個月，同時還有另外一名德國來的交換學生，所以我們兩個會先喬好，再向 CR 報告我們的動向。還記得第一天進刀房，由於不了解他們刷手檯如何使用，我向一位刀房流動護士請教，結果被另外一位非常資深的流動護士不客氣的嘲笑了一番，她說：「你看看這個新來的醫學生，連要怎麼刷手都不知道！」她那種不屑的口氣和眼神，實在難忘，我馬上反駁：「我當然知道怎麼刷手，我只是因為第一天來這裡，所以不確定你們的流程和我之前學得是否相同而已。」不過她最後也沒有理我，後來幾次遇到她，她的態度也大多如此。雖然當下有些不平，不過後來把她想成是來訓練我的英文 argue 能力，也是一種收穫吧！

醫學生在刀房裡沒有限制，只要想學想做，老師通常都會放手讓我嘗試。我在刀房裡得到很高的自主度，可以做得事情變多了，又會從這些事情中學習，獲得成就感，然後學習的動機就更被加強了，這是一個很棒的正向循環。試想美國

的醫療糾紛並不下於台灣，何以美國醫師如此信任而願意放手，讓一個醫學生(而且還不是美國的醫學生)在 table 上做這麼多事? 我一開始覺得既幸運又不解(還帶有點誠惶誠恐)，後來實習一陣子後，逐漸了解他們的做法。他們認為學生既然選了這個科別實習，就代表將來想要成為這個科別的醫師，所以只要想學，他們都願意全力栽培；而他們也非常信任醫學生，在提出每一個要求之前，都會把自己準備好，就是在這種雙方互相信任的氛圍下，建立起良好的教學環境；再者，很多重要的步驟，老師會 hand-by-hand 教我做，藉由這樣嚴密的 supervision，不但學生學得很快，也可以保持一定的開刀品質。這是再多書，再多 lecture 都得不到的經驗，Duke 就是藉由這樣的方式，培養出非常好的外科醫師，他們的做法，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為了要反覆練習 suture 的技巧，我買了整組的剪刀，needle holder，在每一台刀結束之後，都拜託刀房護士把剩下來的線讓我帶回家練習；我縫了香蕉、毛巾、枕頭、被子，最後發現沙發縫起來和縫皮最類似，所以整座沙發最後被我縫滿了線頭，慘不忍睹，幸好我的室友非常包容，只是他再也沒有坐上那座沙發了!

在 plastic surgery 的一箇月中，有幸跟到 flap work shop(據說約每季辦一次)，這也是前所未有的體驗。他們會準備幾具大體老師，然後指定每個人回去研讀不同的 flap，再來 dissect 給其他人看，非常類似我們大三時的大體實驗課；他們藉由這種 work shop，讓住院醫師可以複習 anatomy，練習 suture 的姿勢，好處是和真正開刀時的手感非常相似，而且沒有時間和醫療處置的壓力，可以反覆的練習、互相討論切磋，使開刀功力達到更精緻細膩的境界。此外，我剛好碰到 duke 的 plastic surgery 主任要出一本關於 flap 的新圖譜，他找我和另外一位德國醫學生幫忙拍攝 flap dissection 的影片，於是就非常幸運的能接受主任一對二的 flap dissection 教學，老師邊流暢的做出 flap，邊講解每一個 flap 重要的 landmark 和相關的功能，我還記得那是個五月底的星期六，踏出 lab 那一刻，天已經黑了，身上還無比的臭，但心裡卻無比的滿足!

我何其幸運，能到來到 DUKE 這裡，接受 plastic surgery 的訓練，在這麼理想的環境中成長，很多很多實習的畫面和片段，現在回想起來仍是真實無比；若說去 duke 之前，我對外科的熱情是野地裡的一席營火，duke 則是那陣風，讓營火燎原! 願這樣的經驗，這樣的感動，以後能向更多人分享，能使更多人感受!

Pulmonary step down unit+ pulmonary consult

Pulmonary step down unit 和 pulmonary consult 是我在 Duke 實習的第一站。現在回想起來，非常慶幸把它排在第一站，因為步調較慢，能好好地適應美國的語言與生活。

在內科，查房是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Pulmonary team 的一天是從早上 7:30 的查房開始，我會先去看看病人，並 check 前晚的所有紀錄和檢查結果，然後再花一點時間 rehearsal 當天要報告的內容，若剛好遇到帶我的學長姐有空，我也會與他們討論病人的狀況，並試報給他們聽。

查房時間就像是我們的 show time，基本的工作是了解病人的情況(有什麼新問題、判讀檢驗結果)，並且讓全 team 快速掌握重點，所以 presentation 的能力非常重要，必須要在短短幾分鐘內展現思考邏輯，而且英文也要很流暢，是很大的挑戰；一開始會需要講稿，講的速度也很慢，幸好遇到的老師都非常 nice，願意彎腰下來非常認真地聽我說，完全沒有露出不耐煩的表情；漸漸地經由觀察住院醫師們報 case 的順序，不斷的修正自己，慢慢可以進入全英文思考模式，就越來越順了；雖然每次報完還是會覺得不夠好，但是經過這一個月這樣反覆練習，一直不斷的自我修正，不管是掌握病人的速度，或者是語言表達的能力，都有很大的幫忙。

除了描繪病人的狀況，再進階一點就是根據病人的情況，試著決定處置。若能引經據典，說服整個 team，他們有時候也會採納我的意見，這也是照顧病人的過程中，非常有成就感的一環。除此之外，有時候團隊討論遇到有趣的點，我會做一張 A4 的總整理，準備 5 分鐘的 TOPIC 跟大家分享。但上述這些進階版的學習，都必須要自己主動爭取而來，我每天會準備兩三個問題，在查房的時候丟出這些問題，常常能形成非常有趣的 debate，老師對我的認識也會比較深！

在內科學習中，noon meeting 又是另一個非常愉快的時光了。每天中午會有美味的三明治、pizza 等餐點，所有當月在內科學習的住院醫師及醫學生們都會參加，有時是住院醫師分享一些內科 topic，也有外院醫師演講和內專考試複習。總之題目包羅萬象，在這個時間既可以快速學習知識，觀摩 duke 這裡的住院醫師 presentation，聽聽他們問的有趣問題，同時還可以享用免費午餐，一舉數得！

這一個月我最主要學習的對象是 intern 和 fellow，因為 intern 是照顧病人的第一線，所以像是檢驗數據判讀及處置等等問題，我通常都找他們討論，不過他們事情很多，所以主動 offer 一些 help，不僅有自己也是 team member 的成就感，還可以換取一些 teaching time！而像是回家做的小 topic，或者一些比較深入的問題，我通常就會找 fellow 討論，可以同時獲得很多答案和功課(fellow 會推薦一些延伸閱讀的 paper)。

Pulmonary step down unit 兼具學習與 life quality，踏踏實實的了解幾個 cases，是非常理想的環境。

trauma service 是一個較為特別的 course，因為管轄的範圍同時包括 resuscitation bay 和 acute surgery ward，上至刀傷槍傷，下至傷口 debride 和裝 GJ tube 都屬於我們的，所以做的事情非常多。

只要一有需要急救的病人，不管是從地面上的救護車來，抑或是從天上的直升機送來，我們的 pager 會高聲尖叫，然後整個 team 的人，就會從四面八方衝向 resuscitation bay，大家會非常有秩序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場面緊急，也絲毫不見一絲混亂。

在這裡可以看到在台灣少見的槍傷，並且學習怎麼去 identify 真正有生命危險的一群，什麼時候又該送他們一張 CT。槍傷的大宗是星期五晚上，很多幫派少年喝醉了就開始滋事，所以實習到後來，幾乎可以歸納出槍傷族群的特徵= 青少年+男性+有色人種(黑人或者講西班牙語的南美移民)。在 resuscitation bay 也可以真正見識到美國社會底層的模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南美洲移民，千辛萬苦懷抱夢想來到美國，最後也只能淪落在生存邊緣打滾，看在同樣不是美國人的我眼裡，格外感觸，格外警惕。

Trauma team 少了 PS 貴族般的謹慎、小心的氣息，多了一絲豪放不羈。不管是在刀房亦或者是 resuscitation bay，就好像在沙場上的戰神，大刀闊斧揮向 lesion，沒有一絲猶豫遲疑、拖泥帶水，下了刀，也是坦率的一起大吃大喝大笑，不管 attending, fellow, resident or medical student，幾乎沒有階級分別，大家相處就像兄弟一樣。非常喜歡這種氛圍，在 trauma team 的這一個月，過得很快活，也交了很多朋友，這是一個真正的“team”。

我最喜歡的時光，就是在星期五的晚上，不用再處理 acute surgery ward 的瑣碎事務，可以專心一意的把整個晚上，毫無罣礙的，站在刀房裡，和 fellow 學長，以及 attending，三個人暢快地開一晚的急診刀；有時是不斷蹦著鮮血的刀傷，有時是一整段壞死的小腸，偶爾只是發炎腫脹的膽囊，在寂靜的空無一人的刀房裡，專心一意的戰鬥，然後黎明時，褪去一身的血跡，像凱旋的戰士一樣，走過刀房通往更衣室的空橋，被兩側落地窗射入的曙光夾道歡呼。想到在 trauma team 每個星期五的 24hours duty，還是興奮的難以平復。

只要真心喜歡，再累也喜歡。